

豐川全集

卷二十五之卷二十八
祝墳銘家訓



14
896
10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五

存省稿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俞校

同學諸子泰閱

博約說

或問如何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便可弗畔于道王子曰文是道之散著綱條如朱子所謂聖賢之成法事理之當然者是也博學是精而擇之無一不講究泰會到分明的當處則既有以明道之散著矣禮是道之精微矩矱如論語所謂復禮之禮是也約之以禮

是將所博者反上身來躬行而寔踐之然又非徇迹
倣像義襲而取也卽其所遵而行者一一皆準以自
然之矩矱而不以一毫苟且私意與其間是又有以
踐道之精微矣如此則于道之綱條明之極其盡于
道之精微由之極其當又安有與道相畔者然却要
知所博者卽其所待以約而非于行之外求知所約
者卽其所博而非于知之外求行故文不可以泛言
是以雖博而有要約不可以迹求是以雖約而能貫
是則博文約禮二帝之精一三王之敬明孔門之格
致誠正修齊平治育此一脈相與印合善學者誠能

探本窮源窺見從上聖賢這一脈真諦不惟異學虛
無寂滅之宗可一勘而破卽吾儒支離湊泊之弊亦
可一照而明其于道也真思過半矣或曰先儒先博
後約之說亦有當乎王子曰先博後約者語其序不
得不如此爲言耳然却要善會其意若必待博盡而
後約則一生博不盡卽一生無約之日矣大抵古人
之學不似後人之徒尙口耳知一件卽行一件原是
隨博隨約不容等待之事務誠之謂是行而所行無
非知朱子謂格物致知使義理精微悉畢照則自
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者亦此意也然亦

有講明于前而尚須待時而行者卽謂之先博後約也亦無不可但不可認就全是博後方約使聖賢知行合一博約一貫之宗落後儒之階級等待坐裂學脉耳

太極圖說西銘相表裏說

昔人謂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程子易傳序春秋傳序推有宋四大篇文字爲此論者其識高矣而余則妄謂爲圖說西銘尤於斯道綱維爲重而其理亦自相表裏者也何以言之太極圖闡三才之奧西銘明事天之功斯道之統宗也然西銘之乾父坤母卽圖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意可推蓋男女成於乾坤則乾坤之爲父母也何疑天地之塞吾其體卽圖說二五妙合二氣交感意可推蓋乾陽坤陰天地惟此氣塞乎兩間而人資之以成體則天地之氣爲吾塞

也何疑天地之帥吾其性卽無極二五妙合而疑意
可推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旣爲乾坤之主宰而人
得其靈秀則天地之帥爲吾性也何疑至民吾同胞
旣可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意推而物吾與亦可
卽二氣交感萬物化生意推蓋民與吾同生於乾坤
大父母則爲吾同胞也何疑物與吾並感生於二氣
之內則爲吾與也何疑由是明乎民與吾同成於乾
坤則與吾同生於天地而代天地統攝吾者大君也
非吾父母宗子而何王於輔大君辨其職以理宗子
之事者大臣也非吾宗子家相而何天下之高年卽

吾長也尊之卽長吾長也何疑天下之孤弱卽吾幼
也慈之卽幼吾幼也何疑若夫圖說之所謂聖人與
天地合德非與西銘之聖其合德相發明乎蓋非圖
說之仁義中正主靜立極無由知西銘之何以聖合
德也圖說之所謂君子修之吉非與西銘之賢其秀
相發明乎蓋非圖說之中正仁義而吉無由知賢之
何以爲秀也其他如疲癯殘疾憊獨瘵寡皆吾兄弟
之顛連而無告又卽同胞之義推之可明也然要之
道以同成乾坤之義自當知民物皆吾一體初非泛
言並包流於兼愛也至於時保以下西銘皆以推人

當體乾父坤母之義以明孝事天地之旨而要之即圖說之人得其秀而靈便當效聖人之中正仁義王靜立極以盡修吉之道而實不外圖說之王靜無欲為根柢也所以然者孝事父母者匪區區儀文可以塞責孝事天地豈區區崇奉儀文可塞責乎故亦必實下王靜無欲之功一切處不負乾坤生成之意一如孝子不負父母生成之道庶幾與天地合德踐形惟肖而不至為乾坤害仁濟惡之子耳但圖說統明三才之道故言立極之道畧而只以中正仁義王靜立極括之西銘獨推盡人之道故言事天地之道詳

而歷歷推繼志述事等項以明之而要之西銘工夫之詳皆王靜之條理而圖說工夫雖畧實西銘工夫之要領蓋人非王靜無欲必不能盡畏天自保之實功樂天不憂之實分必且徇人欲不循天理違而悖德矣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賊而害仁矣長惡不悛世濟其凶而不材貽恨矣又何能盡人之性充人之形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哉一王靜而無欲則心既誠矣將日非是無與見也耳非是無與聞也心非是無與思也故知之必極其明知化而如孝子之善繼其志也窮神而如孝子之善述其事也行之必求其實不

愧屋漏而如孝子之無忝所生也存心養性而如孝子之匪懈夙夜也且無欲自遏欲始真能主靜無欲焉得不惡旨酒而如孝子之顧養無欲必萬物一體真能主靜無欲焉得不育英才而如孝子之錫類天心不順者事天不純也事天不純者多欲爲累也主靜無欲則必不弛勞也安得不收孝子天心底豫之功乎天壽貳心者修身之道不誠也修身不誠者多欲撓心也主靜無欲則天壽不貳矣安在非孝子無逝待烹之恭乎且人惟主靜無欲也則全而生之者斯全而歸之勇於盡性者斯順受其命必且知富貴福澤於我無加乃天之大奉乎我使我之爲善輕也而如孝子之富貴不驕知貧賤憂戚於我無損正天之成就乎我而使我之爲善篤也而如孝子之貧賤不憂夫如是也存則不違天地生我之意歿則無愧天地生我之理不亦乾坤之肖子乎生於乾坤而不愧乾坤之肖子其爲如孝子之朝聞夕死得正而斃也復何疑哉是則有西銘事天之實功然後圖說主靜立極之條理始實有圖說主靜無欲之真宰而後西銘孝事天地之工夫始真主靜無欲不惟爲圖說要領正是西銘要領圖說西銘不惟並行不悖蓋實

相表裏也

太極皇極相爲體用說

或問曰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洪範皇極曰皇建其有極一無一有不相悖乎王子曰太極圖說是論太極之實理洪範皇極是言皇極之功用言實理則萬物之所肖而生者本無聲臭本無方體有之而卽非太極之本體也故曰太極本無極言功用則萬物之所象而肖者合有倫要合有條理無之而卽非皇極之大用也故曰皇建其有極非全乎太極之體無以立皇極之體非建乎皇極之用無以達太極之用太極皇極相爲體用一有一無相爲表裏不惟並行

而不相悖亦且一體而相為用也然體立而後用可行則所謂有天德者自有王道也故皇極之歛福錫民不外中正仁義而中正仁義實管攝乎主靜無欲則雖謂太極圖說為洪範皇極之源淵可矣

太極圖說曰無欲而太極其理皇極曰皇極

主靜立極說

人由二氣五行生實由太極生也而人得其秀而靈人之性其全體太極乎是故吾之耳非無自而聽也吾太極之聰所從寄也吾之目非無自而視也吾太極之明所從寓也吾之手非無自而持吾之足非無自而行吾太極之恭與重所從運也吾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也仁即吾太極盎然之生理故當惻隱焉雖欲不惻隱而不可得也義即吾太極截然之裁制故當羞惡焉雖欲不羞惡而不可得也禮即吾太極秩然之節度智即吾太極炯然之明察故當辭讓當

是非焉雖欲不辭讓是非而不可得也推之而民與
吾同得於三五之妙合雖欲不親爲同胞而不可得
也物與吾並育於二氣五行而變化生生於無窮雖
欲不吾與而不得也更推之而天地之德太極爲之
德而卽吾德也日月之明太極爲之明而卽吾明也
四時之序鬼神之吉凶夫極爲之序與吉凶而卽吾
序與吉凶也夫是故吾身藐然乎而吾性之全體卽
太極之全體吾性之妙用卽太極之妙用也故吾而
視必明聽必聰乎必察必知矣然吾所以還吾太極
之本聰本明本善本直以立人極也不然者負吾太

極而人極不立然非主靜無欲而何以能聰明恭讓
之悉還其天則歟當惻隱則惻隱一惻隱無不惻隱
當羞惡則羞惡一羞惡無不羞惡當辭讓是非卽辭
讓是非一辭讓是非無不辭讓是非乃足還吾太極
之本仁本義本禮本智以立人極也不然者負吾太
極而人極不立然非主靜立極而何以能仁義禮智
之根心而生色歟當盡人性卽盡人性一盡而無有
不盡當盡物性卽盡物性一盡而無有不盡欲立卽
立欲達卽達也方長不折胎卵不毀也是乃還吾太
極變化生成之用以立人極不然者負吾太極生成

之用而人極不立然非主靜無欲而何以能仁民愛
 物之推暨不置歟德必與天地合明必與日月合序
 必與四時合吉凶必與鬼神合乃足還吾太極之德
 與明序與吉凶以立人極也不然者負吾太極之分
 量而人極不立然非主靜無欲而何以能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之合同歟所以然者太極本無極太極之
 所以貞靜也惟其貞靜故二氣五行雖蕃變而貞靜
 者自若也生而靜者天地之性也故必主靜無欲而
 後吾之百體五常協吾性之天則盛德大業滿吾性
 之本量也是則立極之道全吾本來太極之全體大
 用而已全吾本來之全體大用主靜無欲而已嗚呼
 吾性全體太極性之量亦何大也而要歸於主靜無
 欲無欲豈人之所不可企及者哉

此山也... 必與天地合明必與日月合序... 吾去全蜀之... 且勉策末路以收敦良之吉

小孤山說

沿長江而下歷蜀秦楚吳之間山之峙立江心者非... 維揚之金焦二山與此地之小孤山夫江流之波濤... 不變愈為難亦特難于掾不貞骨不勁耳果其挺特... 立之志而持弗變之節雖叔季而砥柱中流如小孤... 諸山可矣小子勉之子且勉策末路以收敦良之吉

也山曰尖小千載之千古且與於末流以外郊之古
立之三而於典變之潛變於率而漸封中流砥石
九江東接安慶是為江介要領而彭澤之在九江則
邊江而北臨宿豫自司馬氏徙都金陵宋齊梁陳因
之安慶九江控扼上流益為京師藩蔽故彭澤邊江
之邑遂稱衝途然以六朝之變易無常其間守土之
臣浮沉時代與國勢為消息者大抵可想而知也獨
陶元亮會令是邑厥後以恥事二姓特立不變之大
節于晋宋代易之際庶幾乎中流之砥柱焉乃江由
鄂黃而下越七八百里波濤洶湧無堅不摧而此小

孤山者特峙于彭澤之江至與三吳之金焦鳳凰楚
江之大孤並雄是豈元亮之高節獨兆于茲山之鍾
靈耶又豈茲山之勁特獨為元亮先立之符契耶地
之靈者人必傑人之傑者地益靈其信然耶其不然
耶要之以六朝之流變則君臣而有特立之元亮以
孤山之眇爾介石而衣冠君子江流人傑而可為先
型地靈而易于誕秀則守是土與生是邑者是所宜
奮然起卓然立矣不然竊恐先民笑人山靈笑人也
三

予為彭澤孤山說示兒功功曰大孤山兒未覩也金

焦鳳凰則巍然巨山樓閣亭臺之壯麗翠竹芳樹之蔚蒨黃冠緇流踞奇占勝而參禪坐圓者且以百十數小孤山眇爾拳石耳天下何少于拳石而重之貴之者予曰小子知人乎世皆知人之爲貴矣誠問人之可貴者以其龐然大乎抑以其志正行卓耶以其繁然飾觀美乎抑以其獨行而不惑不懼耶以多儀文取悅時人耳目乎抑以其中立不倚足砥風而維俗耶惟山亦然連峯巨山者無處蔑有緝殿雄閣者無處蔑有佛宮仙觀梵誦而靜練者亦無處蔑有然皆龐然大類耳繁然飾觀美類耳多儀文取悅時俗

人耳目類耳人之可貴者固在砥風維俗山之可貴者固在砥柱中流也彭澤之孤山非大孤鳳凰金焦比而其爲中流砥柱則猶之乎大孤鳳凰金焦也何擇于大小哉且惟其至小也而能砥柱中流乃益奇耳此歷代史之所以特錄微臣致命義僕乳孤餓婦抗節不辱而孔子亦重有取于匹夫之不可奪志也小子讀古之書識古之道矣奚惑焉

四

孤山眇然卷石不能當靈巖虎丘之一峯何況視太華中條之萃律終南之萬峯極天曾足比數耶而宇

宙之推奇觀稱勁節比量孤忠奇孝特操異節者則
不特不干靈巖虎丘亦且不及太行中條與夫萬峯
極天之終南而必曰鳳凰金焦曰大小孤山而孤山
之名且與金焦鳳凰並垂不朽嗚呼自有宇宙以來
不知幾千萬世其間之王侯將相及卿士大夫亦云
衆矣當其乘高據位氣勢巍奕未嘗不驚一時耳目
究之德義無聞黯然與雲烟俱泯而忠臣義士節婦
孝子雖匹夫匹婦越百世而赫赫然爲人艷羨稱道
之不能休俱可作是觀也夫

人五

孤山無太行之高大無中條之綿亘無終南之奇產
寶藏雄峻嵯峨而獨以砥柱中流爲正人君子稱說
比擬者百世而不能易將毋可貴者不獨在高大綿
亘與夫奇產寶藏雄峻嵯峨而特重貞操勁骨乎嗟
呼人世之大官高爵與夫長命富貴厚藏多蓄是有
命焉不可強致至若砥節勵操奮匹夫之一念而沛
然莫禦矣士君子讀書懷古欲流芳百世者可不知
所視倣也耶

六

孤山視金山之雅麗焦山之幽秀鳳凰之雄倩十伯

讓之而名且與金焦鳳凰等論勁節者不敢軒輊焉
豈非特取其自立之卓絕耶嗚呼人生立身之本末
輕重從可知矣彼士大夫乘高據要忘其自立之大
節而或以博聞多見詞章技能輒自滿足輒自雄張
者是猶忘金焦鳳凰之所以可貴而偏致羨于其雅
麗幽秀雄倩也寒窓下士里巷小生徒望他人之乘
高據要與夫聞見詞章技能自慚自沮而反于可自
奮者怠焉弛焉而莫之念是猶徒羨金焦鳳凰之雅
麗幽秀雄倩而反忘其所以可貴也在彼固爲不知
類在此亦豈知輕重本末哉

疑庵說

疑庵二曲夫子爲希哲單子題也庚午冬單子自平
涼負笈而東謁我夫子又三年單子復來以自題惕
庵相質而夫子爲易之以疑單子乃詣余而問其說
曰惕有敬之之意疑有靜之之義名雖異而旨則同
是故周子之學主於靜程朱之學則主於敬也今夫
子於好問之惕而易以疑也何居王子逡巡而辭曰
是非固陋所能知也無已則臆爲之說可乎人之生
也氣質有高明沉潛之異故其變而化之也有剛克
柔克之殊學者之學也不無習俗習氣之偏故君子

之立教也必爲補偏救弊之論惕之義主於敬顧敬
一也知道者以爲收斂身心之實功而聰明用事者
或且僮墮於窮通得喪之私動心於毀譽利害之見
將不免認勝心爲兢業憂惶爲乾惕其始也依傍名
義其究也終歸私已以至於有所恐懼憂患而心終
不得其正者多矣疑則昔也闕而今也翕昔也躁而
今也靜昔也敏聰明逞意氣而今則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渾渾乎知有我而不知有物也穆穆乎忘乎境
而並忘乎我也物且不知而况利害毀譽乎我且並
忘而况窮通得喪乎靜斯明明斯通通自公且溥明
通公溥而聖可幾矣夫子之易惕以疑也庶幾古人
歛華就寔返本歸原之學不外是乎希哲反而思之
其然乎其不然乎他日相見其幸有以復我也

九全書卷之三十一
其
也必為補偏救弊之
此者以為欲身心之實功而聰明用事者
不為所動防心為規求受善為範揚其始也依傍名
不得其正者多矣疑則首出兩而今也翁昔也雖而
其然乎其小然乎昨日臥見其筆有以對於也于境
及華節其本謂然之學不似其矣亦皆又而思之
無公難而思何矣矣夫于之思以與也無幾古入

自述心敬名說

心敬先子之命名也先子性嚴子侄雖童儒不假藉
心敬生四五歲不喜與羣兒劇戲宗老鄉黨頗矜愛
之先子喜曰若幼而知敬乎敬德之聚也名若以心
敬他日顧名而無媿其義庶幾為完人乎迨十齡而
先子不幸逝臨訣猶諄諄以無媿其名為第一義蓋
心敬先子之命名即先子之遺教也嗚呼先子之歿
二十有七年矣人心即天地之心也主敬乃存心之
功也心天地之心殫存心之功則宇宙內事何非吾
事彼古之上聖大賢由鄉人而進于聖人者此心之

敬不懈也由善信而造于美大神聖者此心之敬無
息也由志學立不惑而臻于耳順從心不踰矩者此
心之敬懋而日新純而不已也嗚呼先子之歿二十
有七年矣古之學者瞬有存息有養日月有功程古
之孝子述親事繼親志思貽父母令名而顯揚于無
窮今二十七年中所進何修所造何詣懈乎無懈乎
息乎無息乎日新乎不已乎果何明驗可以自信以
仰答我先子志無負我先子教也耶顧名而思慚惕
無極于是揮涕而述命名之由用揭在右為履後之
鑑焉

自述欽生字說

欽生者吾師子相先生之所以字心敬也惟先君名
心敬五年而歿又六年而先生表之字當時習而忘
之亦初不知先生教之之義如是其深切著明也夫
學有本體有工夫非工夫則本體不完非本體則工
夫無歸生理者人之本體也主敬者完此生理之工
夫也是故心能敬乃為欽此生欽此生乃為真能敬
也先君之命名是教敬從本體着工夫也先生之表
字是教敬以工夫完本體也匪是則所謂敬者義襲
而已氣魄把持而已意必固我之私助長揠苗之病

而已功雖勤其于誕登道岸猶南轅北輒也愈驚愈遠矣於熾先生之字敬也其敬深切著明哉

自述復字爾緝說

爾緝者二曲夫子所以字心敬也敬字既以欽生行爾緝之字也何爲蓋昔者心敬之既從夫子遊也夫子曰心敬美哉名若先君其以聖學成始成終之旨望若乎雖然詩有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有初而鮮終此時賢之通患若先君望子之意若何子平日自矢之意若何而可歟欽之久卽爲緝吾意欲竟字以緝之爲有警於成終也小子識之文王我師也於戲夫子之字心敬也十有一年矣夫子之望敬也深其字敬也豈徒然哉夫人生于學學本於心而心以

敬而存敬以緝而久敬不敬者人禽之關也緝不緝者聖凡之界也心敬自數年來稍知自戒於縱逸禽獸之歸或且免矣敬而不得是自墮末路自辜師教也其若曾子之習傳顏氏之請事何負吾師負吾親矣自今以往其兢兢稟遵我夫子之明命庶幾不蹈時賢之轍以慰我先君之志於九原乎

自表對字兩聯

李元猷惕齋說
惕之爲義王於敬故古今人每合并乾字以用曰乾惕蓋本易象乾乾終日夕惕若之義耳元猷李君題齋而以惕名是豈徒然哉蓋心念九世以來以詩禮傳家而皆鬱而未顯且其尊人某君之心望元猷以登科取第者至殷且切揭以名齋庶幾顧名思義以日進不怠云爾乎然則惕之一字元猷之弘祖烈體親心俱于是乎在元猷勉乎哉顧余竊觀於易翼發明乾惕之旨曰忠信進德修辭居業凡皆爲德業進修起義耳初非區區爲科第顯榮計也元猷而果能

於進德居業惟日不足斯於惕之正旨副耳否則雖
乾惕於終日逮夕之間余恐於大易乾惕之正義遠
矣元猷勉乎哉且余非以爲元猷之於科第可憇置
也以爲元猷誠慎守乎惕之正旨卽進德居業務期
至乎古之上聖大賢傳世而且以傳其歷來未顯之
世榮親而且以榮其積年未榮之親舉凡道德文章
可以立身而光先者不咸詣其極不止矧區區掌故
之業所以筌蹄科第者將必期於登峯造極卽科第
不易於捨芥耶然則元猷而不欲弘祖烈體親心也
元猷而誠欲弘祖烈體親心其必出於惕之正旨而
後可也元猷勉乎哉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五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贊
忠孝廉節贊 有序
辛卯春武昌左衛守府幾巖進子將以忠孝
廉節求余贊而刻之石忠則殷比于剖心強
諫孝則唐狄梁公白雲望母廉則漢楊四知
却金暮夜節則蘇子卿完節歸漢噫嘻此四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五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參閱

贊

忠孝廉節贊 有序

辛卯春武昌左衛守府幾巖進子將以忠孝
廉節求余贊而刻之石忠則殷比于剖心強
諫孝則唐狄梁公白雲望母廉則漢楊四知
却金暮夜節則蘇子卿完節歸漢噫嘻此四

事者古今世教之綱維此四公者亦誠古今
人物之儀型也繪圖而傳布之自于風勸有
關乎顧余則謂立千古之模範者必準乎宇
宙之經常忠如比于烈莫尚矣然終莫救殷
祚之亡保身全軀者將毋借口歟人臣以不
私其身而成人國事保人幼孤爲正以身殉
諫特不幸而出此耳忠當不盡于此乃爲易
以諸葛忠武蓋其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而卒
之君得吾力以濟屯孤得吾托以保境庶幾
所謂靖共爾位者爲人大臣而皆如此國家

乃賴有斯巨乎梁公反周爲唐功在社稷其
白雲望母一念藹乎孺慕之誠迥異乎違父
母之養而曾不動念者信乎其大忠之根于
至孝也然如其事者遠離親側觸目興懷稍
有人心者同之苟卽此準孝將後之長遊異
域者皆得借口曰人子但有念親之意斯云
孝矣何必拘拘于承歡左右乎是率人子不
難輕去其親也且親恩罔極報稱無事惟有
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吾父母庶少酬親
恩萬一耳何有乎一念之慕謂足當之克稱

耶故易狄公而更以亞聖孟子蓋其以孤子而卒成大儒使其母生榮而沒享令名千萬世庶幾乎人子報親之分稍無憾而孝子之道于此終乎若夫廉節則如四知之却金暮夜子卿之完節歸漢三代而下未有或之先者故仍其舊焉嗚呼成我者君生我者親爲我具耳目口鼻五常萬善使我參天地配三才者身人生必如數君子者乃能上不負君親下不負吾身此迨公今日刻石而欲觀者感發興起之本意也苟徒曰作一段好故事

看過漫無感發則效之意或覩之生慕而復退托于力之不足甘心讓善于前人而不耻則負吾君負吾親負吾萬古不再之身而迨子刊布之意亦俱與之湮矣

忠贊

諸葛忠武鞠躬盡瘁

懷管樂之志抱膝吟乎隆中結魚水之歡漢業績于既終無寸土兮成三分託六尺而矢鞠躬位兼將相也桑田之產不加力竭征伐也討賊之志愈雄千載後遙想其出處之正報主之誠殉國忘身之忠殆與商之伊尹先後一揆而豈僅三代以下區區隨世功

名之士可得而同

孝贊

孟夫子顯親揚名

匪天地不覆載匪父母不生成匪大君教養曷賴匪
良師學術曷明故宇宙四大之義斯人胥無所逃于
天地而宇宙四大之恩生人終難上報而稱情嗟惟
孟母母道兼父師之型備哉孟子顯親揚百世之名
子以母賢母以子榮如此人者始無慚于孝終之義
而少慰乎吾親劬勞之誠匪是縱日奉以三牲五鼎
之養小孝硜硜而已

廉贊

楊四知却金暮夜

丈夫立身有似衣裘一受非義如塗穢垢丈夫養品
當如持臭一墮清操壞不可救故必持一介不苟之
操乃能全冰清玉潔之守卓哉先生凜天地人我之
知絕墮行真宜之寶涅而不淄堪樹道德名節之堤
坊見利思義可風臨財苟得之悠謬宜乎千秋仰四
知先生而清白流芳在百代之後也夫

節贊

蘇子卿完節歸漢

處常立節易處變立節難何者常有生之樂而且
有令名之可慕變則有死之懼而無生之可戀也處變
立節于暫猶為易處變久而愈堅更為難何者暫則

時未久也尚可意氣勉持久則氣衰志沮而易趨于苟全也賢哉子卿甘寒餓于絕域地耿丹心于十九年彼節旄之落盡矣猶牧羊而持漢竿卒之完節歸漢家之士圖形在麟閣之班千載後讀其傳想望其風操允矣狂瀾之砥柱嚴冬之松栢而可以愧臨難苟免者之顏也

方竹杖贊

養晦于山稜稜亭亭出而涉世扶危持傾苟利于人不辭平入水入泥固君饑溺由己之肫誠不私其身獨濟夫衰翁病叟尤君炎涼不形之至情退不即人

人自即進不辭勞勞弗名允矣中流之砥柱卓哉汗世之典型

萬年藤杖贊

翳貌兮若龍鍾惟骨也實堅貞抑抑焉不為高人之容卓卓乎其有濟顛之功如君者古貌古心古質古行宜爾萬年其壽宜爾萬年其名

自贊小像

謂爾無志耶胡為奮乎百千萬世之思謂爾有志耶胡為浪過四十三年之期噫嘻悲夫少壯之努力已矣於戲危乎來日之幾何安知苟今茲寸陰分陰之

不惜其不至于草木並朽而俱腐者幾希
蘭蕙蘭蕙四十三年之賦
柔其質勁其腸其容循循雅飭其氣清淑芬香安幽
 谷而無悶逢深秋而愈芳不即人而見之者神怡不
 求名而聞之者景行蓮有其德不及其馨臭菊似其
 節尚遜其傲霜不遇則甘與瑶草仙芝共清英于名
 山洞府遇則儼然配瓊盤玉樹增華乎廟廊具百美
 而鮮一短子象賢而孫繁昌蘭乎蘭乎爾其秉二五
 之正秀匪僅曰偏得一氣之清狂隱顯之偕宜寧同
 于悠悠之行藏與

銘

銘竹杖 為武功康一峰先生人下猶到吾為余

其節勁故多壽其衷虛故德厚伴我老友歲月無數

銘一峰墨竹杖 其圓勝昔之贈余翁無神十版

挺然其形默然其貌挺然似直躬默然似有道應與

一峰翁結契而終老 曰守黑

端溪小硯銘 為康孟謀老友天無谷香共煖

其體後其用遠發經綸具隻眼 古香心外無外真真

墨石硯 不日關封命直熱之辭始貞而善旅古今

其為墨耶按之而石其為石耶望之而墨墨歟石歟

不墨而不見其白石歟墨歟墨也而何有于黑靜而
不言宇宙賴之闡性命道德之精微貞而善施古今
資之著理亂是非之得失如此君者泐泐穆穆冥冥
默默爲而不宰功而無德將所謂則天無名者非歟
而豈同于老氏之知白守黑

代孟生伯自贊方竹杖

覩君之方余能無愧其圓覩君之節余能無慚于弛
君中懷之虛圓靜通兮余既願學而未能君立身之
莊整高峻兮余實自嫌於頽卑出入不離惟君爲余
契友節操是取惟君卽余明師余之貴君重君脾友
之宜

與君從事者實惟有取于茲豈獨曰區區七十老人

言字相之同位命道德之符微貞而善施古今
不為物之所動而無為之謂則天無名者非歟
夫道之在天下猶天之在萬物也夫道之在天下猶天之在萬物也
夫道之在天下猶天之在萬物也夫道之在天下猶天之在萬物也
夫道之在天下猶天之在萬物也夫道之在天下猶天之在萬物也

箴

王敬箴

萬事萬理主宰者心猶如綱紀大君之任心苟不敬
動擾孰禁萬理昏塞萬事陸沉聖人性此日躋崇深
君子身此無逸所欽矧惟下士吉凶相尋而可自恣
怠荒以臨

王靜箴

人生而靜是惟天性機智既啟紛紛交送迨至枯亡
真性斯病人禽以分善惡遂定顧其本體一返可證
是以聖人仁義中正以立人極厥惟王靜何況我人

學求至命而可操擾自搖其柄
真并洪康人會以公善惡發其本
人志而輔其天出變管翅海餘交
至許二

王特章

京流以調

吾子良此難變也越於計不士吉
凶時養而可自恣
萬事萬野王半香小能收歸路大
吾之卦小世不

王特章

歎

思

思哲人

嗚呼道喪久矣悠悠天壤誰其經之
吾其求諸今之
達人歟而生世為世善斯為可則經正民興之義微
吾其求諸昔之幽人高士歟而放而近蕩矜而近戾
則斯人為徒之義廢吾其求諸古之韜光遜世者歟
而知希為貴自天其天守專乎已施遺乎人吾又懼
斯世之莫予正也無已則獨而不異同而不流可行
則行時止而止功而不矜為而不宰其古之所為天
民大人者歟而又安得而見之嗚呼道喪久矣悠悠

天壤誰其經之

天壤誰其經之
又安新而具之
則判直與入矣
然然
限行報止而止
故而不餘為而不宰
其古之視為天
海地之莫于五出
無以限國而不與
何而不流何行
而吸帝為貴自天
其天安專乎日
欲數平人吾又
野
吾其末前昔之
國入高士煥而
效而此其
而此其
其人煥而主世
為世非彼為何
限與五另與之
其
則判直與入矣
然然其然之吾
其末前昔之

思
思伊人

騷

懷伊人

寒霜蕭蕭兮秋水明
蒹葭蒼蒼兮白露零
有美一人結茅屋水之中
兮洲之平刺麟繡鳳兮
從朝抵暮而弗倦
吟風弄月兮閱寒歷暑
而靡變隘石隱兮枕山
而漱流薄詭遇兮割烹
與飯牛余欲即之近也
憚萬頃之渺渺無疇
余欲聽之遠也憐靈修
之去此安師檄雲師兮
虹為梁徵白龍兮子作
舫呼風伯兮送靈槎假
雷鞭兮代王良與子結
契兮携手以翱翔

豐川家訓自叙
我生不辰十齡喪父始踰七年我伯父亦復見背當
我伯父見背之年適滇黔告警之始當是時余以從
未更事之孱軀上應供軍百需下有饑寒債負內外
之逼兩弟幼弱一僕愚癡親族關心者咸爲我惴惴
懼於覆墜賴昊天弘仁祖宗餘慶老母明晰大體主
持家政余遂得有日裏三分之暇可乘之誦書課藝
每午夜擎燈伯母老母東西對績余於其前就燈親
書往往雞鳴未已次年余補邑庠弟子又次年食餼
農事漸理仲弟亦長七八年間遂得立脚不傾稍成

豐川家訓自叙

我生不辰十齡喪父始踰七年我伯父亦復見背當
我伯父見背之年適滇黔告警之始當是時余以從
未更事之孱軀上應供軍百需下有饑寒債負內外
之逼兩弟幼弱一僕愚癡親族關心者咸爲我惴惴
懼於覆墜賴昊天弘仁祖宗餘慶老母明晰大體主
持家政余遂得有日裏三分之暇可乘之誦書課藝
每午夜擎燈伯母老母東西對績余於其前就燈親
書往往雞鳴未已次年余補邑庠弟子又次年食餼
農事漸理仲弟亦長七八年間遂得立脚不傾稍成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人家暨余二十五歲老母又感孟母三遷之義濂溪
希賢之論聞我二曲夫子風斷然教之離家從學繼
又以兼習制舉有妨正務二十九歲乃令謝去諸生
一意稽古歲屆大荒乃聽歸侍屈指歲月居二曲者
將及十年嗚呼昔子孟子七年居魯學遂大成余居
二曲者如此其久至於中饋飲食衣服之資半典衣
物書籍燈火之需多出紡績老母辛苦拮据之况恐
仇母未必至於此極而余以鴛鴦靡有成就辜負母
心循省時恨今老母年且踰七望八余亦年五十而
往兩第四子三姪三孫以及子婦孫女僕婢孕息者
五十多人且幸梟獍未生長舌弗作老母家教整嚴
每以張陳陸鄭十世同居爲訓終余之身當無蕩析
之虞顧惟是念治家之道與國無異非法嚴政肅無
由齊一非前創後繼無由綿長今余於兩弟再從同
居吾孫弟孫且屬總麻非有經久之法何從得守法
之人非有守法之人又何從得經久之家哉爰是畧
倣古訓參以時宜示訓於家令其誦守冀仍邀昊天
垂慈鑒我祖宗忠厚以及老母六七十年積累精誠
陰相我子孫中代生恪遵斯訓之良士庶張陳陸鄭
之家或可徵倖萬一也夫嗚呼余言至此余心滋懼

矣凡我子孫可不念哉

戊子臘月心敬自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人五數

家訓

豐川王心敬口授

從弟

心廣 心正

男

謹錄

勤 勉 助 勤 再從姪 勸 勸

立身

百祥根於為善而善由身作百殃起於不善而
不善亦由身作身之立不立不特終身人品之
五子關亦終身休咎之關也立身之道可不講歟訓
立身

記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書曰惟人萬物之靈人性何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以貴貴以具道義耳人何以靈於萬物靈以能知道義耳故道義爲生人安身立命根本

孟子曰古之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人生立身之道無分窮達原有當盡之準繩不如此則人量未滿

做人之道上一等達便宜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窮便宜爲往聖繼絕學來世開太平有如氣質不高才識有限亦必安分守禮無作非爲縱無益於世道人心亦尚不悖生人正理

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古語云人不學不知義人生立身之道道義乃其根抵而學問實爲要務承先孔孟旣遠師傳失真生乎後世而務學要須知大宗正脉何在隨其資之高下而力學之庶幾路途弗差不至作索隱行怪之流蹈虛浮無實之弊以謂學如種樹有培養生發有種子根本非端精不得充實非充實不能光輝充實光輝學中培養生發之候也然推其根源則皆由此二點疊疊勃勃不甘自己之志爲之貫注爲之鼓舞則是立志二字乃進學真種子真根本也種真本立但能滋養不息

自然生機暢茂富有日新成得宇宙間一箇巍巍
 堂堂之身矣世未有有志而不大成者即未有無
 志而能大成者故務學又以立志為急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人生士林相觀而善此言觀感
 者易為興也生乎聖遠言湮之日長乎荒僻固陋
 之鄉家無深知道義之父兄塾無真明學術之師
 友耳所聞者流俗言行目所見者流俗人物何能
 便解向上何能便解正宗却須審擇明師不惜屈
 下以開吾正知正見如或近無真儒不足師承却
 須博求海內廣詢名賢即百里千里之遠亦當負

笈就正縱勢不能如孟夫子之居魯七年却原之
 遊學數載亦不可不有三二迴晉謁五七月親
 切莫以貧窘二字藉口推諉如謂貧難具資平日
 衣食間儉用一半年亦可以辦此行裝且難道無
 一二畝可資之田乎辦終身學業此何如事胡可
 惜小而悞大又莫以那不出身子藉口推諉如謂
 那不出身子平日閑遊虛度的時日不知多少即
 奈何偏惜此數月尋師的時日又最忌以方事舉
 業恐妨本務藉口推諉如謂方事舉業出門妨務
 不知閉門誦讀時堆堆悶悶即與二三知己聚首

講貫亦未必有高識遠見振刷激發得我真正精神一旦得高明大賢一番開發一番鼓舞便當茅塞重開固蔽頓啟昔人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者即在於此以此之益較之閉戶埋頭與二三無識無學者窮年累月辯講章談機軸其益豈徒十倍百倍乎且即吾所遇者口不談制藝得他大識見高議論開發我一番胸襟亦自資益我志趣不淺况一出門則必廣歷山川亦自足擴我眼界壯我文機其有益我舉業者正自無窮又學者從事舉業而不得精進者實由於無堅志因而無

定力故半途而止苟安小就耳若際遇高明激發得正志卓然即大德大業將來尚欲奮迅做去目前所事區區八股頭業肯甘心下人耶則是暗中益我舉業正勝與俗輩聚處者千倍萬倍又不獨十倍百倍而遂已也有大識見者正須高視遠觀自求出頭切莫以鄙吝淺小之見因循苟且遺誤終身

余資最駑鈍以老母之教居二曲者十年遂亦畧見學術眉目繼董憲副三楚之選雖為日僅僅越六月而自已覺得遇此一番經歷遂若平日所讀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之書所擬之議較從前頓然確切的實得幾分以此見從師訪友與遊歷地方益人者不淺更若我子弟賦質清明能虛心尋師訪友廣歷山川其所收益當自於我倍蓰

學者不肯求師受益只是耻於折節下人耳不知我若得明師開發煅煉將來成得箇大人物光宗耀祖顯親揚名俯仰自得屋漏無慚這是何等尊榮何等高貴却因一時不能屈下賢哲自甘卑污豈不是大愚大癡况天子必有師諸侯必有傅文武師嚮子尚父周公所執贄而事者十餘人卽孔子

亦且問禮問官學琴學樂交乎仲而友伯玉以帝王卿相之貴大聖大賢之德而尚且不惜降節求師虛心問道何況中材下士耶又况尊師重道適足見心量之虛公盛德之含弘不以爲榮而反以爲耻也不亦感歎且獨不見自暴自棄者一事無成終身爲人鄙賤厭惡卽自己亦消沮閉藏抱慚畢世乎獨奈何一慚之不忍而忍終身慚耶有識者定須脫却陋見自辦前途

大倫有五朋友居一蓋師道尊尊則止以傳道受業朋友親親則便於切磋琢磨且人生從師之日少

親友之日多故朋友之爲益不少卽高明上智亦不可無良友勸德規失也言言必由衷當理而行行盡根心這纔是表裏粹白之士正士難親便辟易狎世人之通情雖賢者亦所不免然難親者却是益友易狎者却是損友求友須求難親之友以益我無求易狎之友以損我若急不得益我之友寧絕交寡與雖無益至亦無損來要辨朋友之損益只以勸德規過爲衡看其能勸德規過者友之視其不能勸德規過者卽勿友其於擇友思過半矣

易繫有言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然吾以爲問在人之應違尚遠言而不善一言或且沽生平之禍或且折終身之福行而不善一事或且傷天地之和或且累畢世之品其於吾身正甚切也然吾又以謂問之生平終身問之天地亦尚遠耳言行不當反之此心莫見莫顯之昭著不啻十日十手之指視這些處如何可堪當理而言言必由衷當理而行行盡根心這纔是表裏粹白之士

鄙俗時行語切不可出口久之易於順口道出貽玷

招尤

學業功課少時止宜依孔子論弟子章條目次第學之及其長也只依尚書契敷五教之目子夏論學賢親君友各盡其誠孟子論學問之道求放心大義學之存心之道只依孔子論君子九思條目學之謹修威儀之道只依禮記九容曾子三貴學之言行之道只依論語敏事慎言言忠信行篤敬之道學之待人接物之道只依大學絜矩之道學之出處之道只依孔子所言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之義學之而統會以五經

四書大旨參觀夫性理通鑑大學衍義會典律例載經等書意趣以博考聖賢之成法精識事理之當然氣質佳者自可大成即中人者亦可望於不越規矩所謂學術之金科玉律也此外無論虛浮泛濫之學不可學即希高望遠無裨實用之學亦不可學想外人必對其問不曰公曾天文書論氣學問務虛習浮如捕風捉影縱博極羣書立就萬言無裨立身實際學問希高望遠如畫餅充饑縱高談九天深窮九地何裨日用經常從古聖賢只依乎中庸學明體達用實學故可出可處可貴可賤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可暫可常

子弟如氣質駑下不能博涉五經全史經如書經禮記却須精習一部小學性理綱目大學衍義數書亦須教之常行觀玩使知性命源流聖學宗旨古今治亂歷代人物梗概斷不可令習天文識緯星相術數至於字乃日用必不可廢之事却須教之學習晉唐名帖但習之有常縱不大佳亦自不至於粗惡刺目至於圖畫雖屬清事却不可學無論精到爲難卽學成家數費如許心力徒爲他人供扇頭紙上之戲玩亦何爲乎且子弟高識者少將

畫作通情事尚可有如視爲美技良術更不事事則敗家長品皆由於此故斷然禁戒不可令習也所讀之書讀時期於反上身來貼切理會遇事遇境期於將所讀者依傍行習久之則書與我浹洽讀時旣津津有味行時亦非格格不合能讀一部勝十部讀一句勝十句也若徒入耳出口雖多奚益學或可以不博必不可以不正不實縱有不誦讀講貫之時必不可忘身體力行之意凡經世理物之事須於伏處之日逐一講過將來登第後庶不至全無知覺觸處茫然

國家以科目取士子弟必不能不從事於此顧看得
太重者視舉業之外更無學問縱得一第開門瓦
置必不能有實學實用裨益國家這樣人固不知
朝廷家設科取士之本意至於視舉業易者謂時
文末技涉獵有得即可兼收不知八股業雖詞章
之末却非得真切傳授亦不得脉法貼合非篤志
研習亦不得機神融液脉法不合機神不練而妄
希售時是無異却行而求前適燕而南轍也這也
不知時文底裏須是卽學習舉業之中既不失正
誼明道本旨而仍於舉業則詢訪老成細加揣摩
務使法脉詞調精切融練毫不失當行程度乃爲
正道時宜一以貫之也

文章經國之具明道之資豈可不工但不可使人以
詞章之士目我卽我亦不可甘心僅作詞章之士
至於制義一道深言之與六經史傳相表裏淺言
之乃士子進身之筌蹄尤不可忘其本原僅從得
魚得兔處著眼又不可以已得魚兔而輒自滿足
也

日用間若遇事不得朝夕講貫或乘暇看書一二段
或看鑑二三葉卽日間無暇時夜間亦須擎燈依

豐川全集卷之二
此行持庶幾心有管束不至事過後收拾不來
小學一書雖老不可廢若厭爲迂濶難行其人必至
入於肆無忌憚之域許文正公云小學一書當敬
之如神明奉之如師長吾於此書亦然然吾非以
文正公崇信而學依樣葫蘆也吾心實實見得是
一日不可離者
兵事亦不可不知仕則有地方之責卽不仕亦須知
之以教子弟縱不能身歷行陣目見親習亦須從
書傳中設身處地體勘一番從經歷名將前請教
印證一番

農田水利不惟中材以下所宜講究卽高才上智亦
正不可不知蓋老農老圃固非士君子所可甘奈
何學爲人上而通不知稼穡之艱小民之依

學不知性則見解種種不實學不盡性則脚跟步步
皆虛吳草廬所謂雖大智高行亦終不免於行不
著而習不察也故讀孔曾思孟及漢魏以來諸先
正書正須於語言之中味其心理融液之機潛心
體認久之自成自道知性盡性或動或靜卽無非
性天之流行一言一行卽無非中和之發育而孔
子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者在是矣處且爲眞

儒碩士出且為循良名臣立身而身立永不負上
天生人之意不亦美哉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家訓

豐川王心敬口授

從弟

心廣 心正

男

勤勉功勤 勤勵

謹錄

治家

近者不諧何暇言遠親者不治何敢問疎家之
中吾父母吾兄弟妻子以及僕婢之所日接也
身之所歷莫切於此學之所施莫要於此可漫
易哉訓居家

昔之言治家者曰忍曰和曰公吾謂公為要焉家之

不和每起於不公既不和矣即忍豈可長乎且恐忍小而久之害大也可奈何故三者以公為要教家以忠厚為元氣以嚴整為格式蓋一家之中能使忠厚之意貫浹於內外男女心髓之間而不自知則善氣所迎即隱消多少乖戾之氣然非嚴整素定使家中一切人知我家法有確不可移易之意則忠厚流為姑息但遇頑冥必且有敢類之釁故寬猛共濟非特治國治天下之道宜爾治家更為要緊

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故治家者必以治國之道治之庶賞罰是非井井不紊而上下之間恩明義美無意外乖忤之隙

易曰閑有家悔亡蓋言治家之法嚴則無悔也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嬉嬉終吝是則言治家而過嚴雖家人或凜惕局踏似乎不堪然不致有犯分乖逆之嫌自是吉事若但寬弛縱逸嬉嬉自如當時雖若安於無事而久之必有冒犯尊長肆意專行之弊生焉即人心未離不致敗家而悔吝之咎終不免矣故家中恩勝之地必以義濟之乃可不亂昔者子產之治鄭武侯之治蜀皆是此意有

治家之責者止須知也

生我家者父母覆載我家者天地至於覆庇我家安
養教備我家者大君故教家以忠君爲第一義身
膺仕籍者須教之國爾忘公爾忘身方事進取
者須教之矢志致主立心報國卽畝畝耕稼之人
無君可事亦須教之急公尚義安分守法如此則
永不犯公法長得樂生理卽家道成一康寧順泰
之家而父母兄弟妻子羣享其蔭息矣故忠君一
事又所以安父母安兄弟安妻子之原本也凡我
子孫雖農夫單寒亦正不得視此二字乃百爾卿

士職分而無與於居家之通義

對猶尚知報本父母生我鞠育顧復欲報之德真是
古吳天罔極人而不孝物類不如故入門而盡孝終
身不替然生我者父母生我父母者又我祖妣又
我高曾昔者先王推報本追遠之意分所可及崇
報靡替蓋水源木本生人不可一日而忘也况今
屬在士庶俱得有高曾祖考之祭故我們家中家
廟卽不得立亦須有神龕棲主大節奠獻隨時薦
新朔望拜謁之定節

凡居家必須量置祭器歲之潔處爲四時薦獻之具

人祖考有遺下手澤書無切莫輕易狼籍損失視爲
閒物望其時之

遇祖先貽留卽當思手澤口澤之存遇四時八節卽
當盡拜獻薦奠之禮行之日久積成家範子孫視
以爲常自然敬祖尊先之意纏綿固結於其心而
不可解卽庸劣不肖亦或能厯如在之誠所以培
養子孫孝敬之意者當且無窮也昔文定公曰
古禮載子婦於父母雞鳴盥漱適寢之禮今亦勢不
能行至於昏定晨省問饑視寒以及先意承志視
聽於無形無聲之先等義則却須平日之爲程範

與之講明積久則自成家法子孫遜順忤逆當少
古云孝子諭親於道不陷親於惡然須人子眞明於
道則可言不陷乎親又須旣明於道有委曲幾諫
之意乃中諭親於道之節嗚呼微矣

爲人子者須時時有顯親揚名立身行道之意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親喪必恪遵禮制爲宜切不可
苟且粗畧自貽終身悔恨

古云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
是人子終身莫解之大義所謂死而後已者
要知得孝爲德本要知得仁由孝生一行未善孝道

豐川全集卷之二
四
有虧一物未仁孝量未全
我爲孝子則我子必孝此視傲之定理亦天道之好
還這件公案爲人子者正須知之
蓼莪之詩爲人子者宜時爲展誦

兄弟同胞是曰天顯其人賢智固爲我切近師友卽
中材下愚亦我同氣連枝當倍加軫憐况父母鞠
子之哀此義亦須深念豈可不兄友弟恭義厚恩
深

每見世俗厚妻子而薄兄弟甚者親他人而忌骨肉
其人多後福不長其家每門庭日衰以其傷父母
之心卽此傷天地之和天理不佑故也凡我子孫
寧死不願爲之也

棠棣之詩有兄弟者宜時一展誦

家道離多起於婦人兄弟不和亦多由於婦人然皆
是男子無識見無主張故婦人得作祟耳若男子
見理分明中心有主遇婦人言善則聽稍涉乖戾
卽正色拒之何至有牝雞晨鳴骨肉間離之禍
夫婦敵體必須相敬如賓苟非爲生子起見不可多
置婢妾以滋反目如以子嗣之故必不得已而爲
此却須大小有倫名分秩然無寵愛失正之過乃

可每見富貴之家寵妾失正以致夫婦之情不終生出無限怪異情節及身歿之後妻妾爲仇僉人指唆構訟連年甚至體面掃地家道蕩盡而後已凡此皆爲丈夫者偏溺愛寵貽之禍也

本朝滿洲旗下妻妾之分截然甚有古意是所宜守谷風之詩有夫婦者宜時一展誦

不幸而有繼絃之傷處女爲貴如年在不能娶處子之列寧妾無妻不惟於先產子女有益亦且爲自已有匹耦失節之嫌於門庭身分有損

人家欲家道之綿長教子乃其首務須以嚴正爲貴

正則子不至於越禮犯分嚴則子不至於縱欲敗度積習久之自然習慣成性但得中材當能守分循矩不失爲世上善人但得善人卽家世所益當非淺鮮

南人無論貧富貴賤無生子不教讀書者此意甚好蓋人性本善一經讀書無論氣質好者可望成就卽中材能識得三二分義理亦是保身保家之藉資我北人見識鄙吝淺俗但一貧窮便不令子孫讀書從師甚且闔鄉百十家無一蒙師至使富足之家男丁數十口並無識丁之人此風最是可笑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六
可惜也日後子孫但非痴聾瘖啞當七八歲後必
須令之從師讀書以下此義理種子
人家有英發子弟自是振起家聲之基自宜倍加憐
愛然愛之深者以其氣骨可以造就將來能振起
家勢耳近見一二士大夫家父兄遇清靈子弟過
於溺愛者曾不嚴加裁成至使可造之器莫到大
成之地是不以愛之者悞之乎又且有因其稟賦
靈敏早得科名縱之任性妄行不加禁懲久之恃
其科名習以成性竟至墮名檢而敗身家此又是
以愛之者害之也目前殷鑒昭昭可戒有子弟者
安可不深加意

子弟但氣質清明者須教之就正人學正學勿愛惜
小費勿希圖近功益不惜費則延師置書自然有
薰陶長養之益勿希近功自然成就出來有高明
遠大之效每見今人爲子弟延師讀書則吝惜如
拔頭毛至使好氣質子弟亦汨沒於俗師寡陋之
下噫愚甚矣獨不思成一箇子弟所值孰多敗一
箇子弟所失孰多且惜錢省費者爲子孫畱也與
其畱之不能成材之子孫使之蕩於無用何如卽
將此財用之延師置書爲其成就之資之爲得乎

此等人豈非至愚極癡見眉睫不見天地者歟又見遇子弟清靈則汲汲然圖其早得科名宜讀之書一部不教之讀宜習之業一事不教之習八股頭業外毫無知覺雖得科名輒敗官場欲速利反得害欲速成反致敗是皆急圖近功貽之禍也且即中間有清明氣質發後經歷明通然生平日未見大人物耳未聞大道理先入者為之主亦只可成就得熟滑便佞隨世浮沉之人豈能得其岳岳自立振大家聲蓋下的是近小種子如何得遠大結果有識者一通盤計之真堪痛哭流涕豈獨宜

長嘆而已

教子弟者最上教之讀書出身行志達道如不能取科第則教之耕讀相資為上必不得已而有事以資農耕之不足則使之教學作幕亦無不可但作幕非大有主見人易於失其所守尚不如教學之無弊如更不能教學作幕則醫藥種樹畜牧亦尚切實可為但醫非明理易至殺人終不如畜牧種樹不至無實欺世至若居市貿易則最易喪人誠慤之心古人雖四民并列然終非傳家教子良法切不可教之使為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爲生雖難然能守一二件確實本分事則亦可以贍
生不困

教子弟就其材識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然總以孝悌
謹信忠厚樸實爲主本氣質高者可賢可俊卽庸
下者亦不至蕩閑踰檢狡心詭行損傷真元之氣
教子弟第一戒其虛浮禁其奢侈益虛浮不戒習以
成性將來必至喪却人品壞忠厚家風奢侈不禁
緣爲固然將來必至蕩業敗產困頓流離

子弟清靈而虛華不實此是妖孽切勿欣喜縱放急
須教之樸實

家間儲畜第一幾部要緊書籍要緊法帖不可不畜
第二縱不能耕九餘三亦須有一年二年畜積以
防意外事故年歲災荒其餘器皿取具而足無論
力難辦全卽力在有餘亦寧樸無華寧儉無奢
飲食無求奢衣服無求美器具但取堅房屋但求固
田產無太多亦只期於足用而止不特物忌太盈
天地之福富爲愛惜亦恐使子孫視爲固然志驕
心盈盈求華好不知愛惜則傾覆由之也
子弟中視其材識能管農耕畜牧者須擇一箇委之
單管此事然卽聰明堪上進之人亦須人人教之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七
使知其中情形

疏子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愚此言雖近意味深長治家者切不可視為迂濶

古者后親蠶鄉大夫夫人采蘋采藻靡不克勤婦職蓋婦管內政自合有當盡之職分兼人心勞則善心生佚則忘善故公父文伯世祿之家其母年且既老猶績紡不替也近時仕宦優裕之家婦人每每驕佚成習全不事事甚至衣服飲食切近之事亦不身親至使娶婦生女敗己之家敗人之家前後相踵全不知戒噫亦迷而不覺矣吾家寒去且

老母教訓素嚴目前幸無此習然亦須準此爲程定爲他日功課

男當教女亦須教然男子讀詩書親師友其知禮義也尚易女則所與朝夕浸漬者無識婦人而已其知禮義也難故教之宜倍勤於男子且女一不知禮義則不惟敗人之家亦且失教之罪必及於自己兼使難堪之苦實被於女身是又不可不深教也故女子在家時須與男子一體督教縱不能使之通文義嫻書史至於織紉飲食實職分必宜與子婦輩一體督責使之學習坊間所賣烈女傳出

像一書並女孝經一書亦不可不家備一部但遇父兄在家暇時或初夜擎燈爲之講明一二段使知婦人分內大道理久之先入爲主苟非至頑至愚之人亦必不至於拙惰驕悍敗人家道自累門風也近見時賢教子者尚有幾家教女之法全不講究是所宜戒也

娶婦嫁女以擇令族德門佳子女爲貴不可但貪圖目前貴盛而尤以擇女擇婿爲第一義其說蓋今世亦多知擇婿而不知擇女是亦惑也不知婦人吾門將來家道之成敗興衰一半由之奈何可以

苟且卽云擇女較難然但是不遠貪貴盛鄰邇賢良之家指顧多親朋之知亦安在無可問訊者要之視德門良士之家而求之亦自不至大差雖僕婢縱不能視如子女亦須知其饑寒勞逸疾痛嗜欲所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蓋不特欲其親上效忠不致離畔亦士君子養育仁心之一道

使僕婢不惟教他無至饑寒卽其所私用必不可廢士之端亦須爲之設處不然此費總須出自主人之家而不感主人之惠甚者且與外人合手而謀主人之財隱弊可勝言哉則何如主人爲之備慮之

之爲恩義兩得也

勿使俊僕勿置美婢此亦治家者宜留心之處
士大夫治家以內外有別爲貴卽庶人之家亦須關
防嚴謹深避嫌疑
口腹細事然於人最切余每宴客或赴人宴會見水
陸兩品並進終日而僕童從旁侍立則余頭不忍
爲之旁視凡我子孫宜體此意遇款客時肉炙魚
羹亦須於僕隸畧一分惠又余每見一二縉紳之
家多不畱心親友侍從之人此皆不知人情粗畧
殘忍之端所宜深戒

與鄉黨須相親睦至於吉凶節目尤以往來報稱爲

要

交親戚朋友不可輕易假貸不得已而假貸當立爲
功課乘早交還不可令致釁隙

處親戚朋友忍小忿吃大虧是久交無釁之道

朋友不可深交財交財則便須明白至於貪黷刻薄
之人則尤切戒交手

言自失素守

居鄉放債切不可爲萬不可聽子弟及小夫營利之
總之居家以忠厚爲本忠厚則天必佑之以勤儉爲

要勤儉則人事不失以奉公守法睦鄰善交爲美
奉公守法則永不致於罹官法睦鄰善交則永不
至於招構陷而更淵源於孝弟潤澤以詩書則元
氣永固自然善氣發祥家道永昌矣

家中除正經書籍外一部感應篇圖說亦不可不備
蓋此書教中材亦頗有陰翊勸戒之力

聖諭像解一書事實詳細文理亦雅最警醒人心無
論高下讀之皆有勸戒教家者能常聚子弟誦讀
一條有益子弟不少蓋正經書能資高明感應篇
圖說可警庸愚而是書則通上中下通男婦無不

借資也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余謂
此書亦有家者之重寶也

此書太平府繁江縣
梁侯延年之所梓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六

家訓

豐川王心敬口授

不從弟

心廣 心正

男

勤勉 勤勵 勤勵

謹錄

蒞仕

書曰學古入官不學面墻諺曰在刀漫嘗必至
傷手士君子伏處誦讀之日即人人有入官之
望故隱居求志學為人上亦教子弟垂家規者
所宜預講也訓蒞仕

凡家中有讀書應試之人即他日有出身加民之責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九
須預講其道於平日然後不至憤於臨時况朝廷設科取士原期得明達治理之士應科而不實講於經濟之宜卽其讀書之日已重悖國家爵祿待士之本意他日曠錄之罪猶是後一着事也故當官之細節雖非書生所能預詳而大體則不可不豫先講明

凡官職無論大小高卑莫不各有宜盡之道若道所宜盡揆之本心必有不自安者覺得不安卽便從此點本心做去而不至牽沮於己私其於國事必有所濟於生民必有所益縱阻於時勢不能盡如

人意然亦必不至敗壞朝廷家事待澤之民亦便可不負朝廷不負所學故論臣品以實心盡職爲第一義

程明道先生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亦必有所濟若居高位握大權則轉移補救尤易爲力而無功德及人這裏却不得以時勢難爲藉口自解蓋時勢固有難爲之處而難爲處正未嘗無可爲之機與爲之之法也况盤根錯節正別利器之地難爲而我便無法以爲亦是我才不足有爲耳不見古名臣於艱難擾攘之秋隨處見從容幹濟之

長施休養生民之仁耶安得以時勢二字寬已解愆

當官能盡職業則君恩既報屋漏無慚真可浩然天地之間況從來高爵厚祿之享多屬奉公循法之良吏即天道富貴福澤之報亦必在忠誠靖共之名臣有識者何忍以一念身家將林自墮弘庥而受人家國之任於朝廷所付托者能看得重於家事於朝廷所付托的人能看得重於家人公爾忘私君爾忘身這便是大聖賢的得力處行事必然至誠格天功業傳世子孫繁昌餘者但能不以家事

妨害受托的國事不以子孫戕剝受托的生民公私兩利家國兩益亦尚不至逆天地之心

惟理是視而不以利害之私爲興除則興除得當惟義是衡而不以喜怒之私爲賞罰則賞罰不失惟義是準而不以好惡之私爲用舍則用舍咸宜居上位而有偏私之好惡則中間流弊無窮使人得窺其偏私之好惡則中間蒙蔽無窮故好惡不可不慎

昔人以清慎勤敏爲居官四字符余謂此四字自是要緊然但知此四字亦只可謹身寡過而已必兼

之仁明公正則知明處當仁盡義至始能建俊備
光明之業居外官可爲真循良立朝廷可爲真大
臣

官無崇卑以爲國家休養生民爲主此乃國家設官
分職之本意

天道春生秋肅故萬物有生有成治道仁育義正故
萬民感德畏威恩威寬猛必相濟爲理乃無偏頗
治道以厚風俗正人心爲原本擊強禁暴乃其輔治
之法發號施令乃其出治之具至於簿書期會則
彌縫之文爲而已文爲固不可緩然豈可以徒辨

文爲遂足塞承流宣化之責

治百姓須教化養育之意多法制刑禁乃不得已而
施耳故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進一善不如退一惡原是昔人
歷練之言然恐見理不明守此爲法將不免生因
循摸稜之弊蓋當法明制備之日則多事不如仍
舊若當綱頹紀弛之日則立綱振紀正不可已當
賢才彙征之時則但以去惡爲要若賢蔽於朝良
畱於野則進賢徵良亦奚可緩故識時務者謂之
俊傑也膠柱鼓瑟必至失却事宜自蹈弊轍

非聖者無法遵先者善後讀書反身為益弘多卽如
孔子告子夏之問政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數語此爲爲政者言若
當途之士能實體此義而推廣之亦當俊偉光明
心逸品高益無欲速正有速達之理不見小正是
大成之基非特天道佑善亦實公道難泯也前代
無論試觀目前某某數公清節厚德安分循規卒
之履大位而無憂而營營者或且苦於奔馳而無
益是則聖言具同著蔡百世不可易也凡在仕途
須知此義

王道無近功惟其無近功所以成就的規模高大弘
遠故士大夫要知得敏則有功亦切戒見小欲速
實體職分使仁明廉幹之實徹於朝廷信於上官自
是上進之階何必汲汲尋門問戶自貽伊感且天
道甚明甚公苟違天理任人巧其術以相投天偏
巧其法以相報又何如循理順天人神共慊
當衆人隨波逐流之日而獨能砥柱中流以立品節
樹功業澤生民爲心天下安得不推爲泰山喬嶽
不當世安得不目爲威鳳祥麟亦不必當官與民至
士大夫以清操爲第一義然清而無幹不能爲百姓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五
與利除弊亦只可獨善得一已究於國家無補
不清之害固大清而不明之害亦不小蓋官雖卑至
丞尉在上之喜怒賞罰卽在下之利害休戚由之
况等而上之所統者愈大則下之利害休戚所關
者愈大愈衆豈可使賞罰少有不平故惟是本以
公心乃無冤濫然心若不明則卽其自以爲公之
處卽藏不公之弊而流害不可勝言子夏曰仕而
優則學商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故居高乘位者
斷不可廢知言窮理之學
彰善癉惡明示好惡最是風動人心之大機故是非

善惡不可假借然非理明見真不可假借四字何
可易言

激濁揚清最是爲大吏者風裁所關亦是報國第一
義

惟民甚怨亦不甚怒上官之取但是不知其疾苦不
恤其耗擾雖一錢不名點水不染彼且羣咻其暗
凡係有關國計生民與關官方體統之事當與知大
體者謀之不可與左右不知大體者謀卽子弟無
高識遠見亦不可輕聽其言

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有

豐川全集卷之一
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故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益人雖至明門以外皆所不見之地且居高當權卽前後左右無非欺蔽之人孤明獨照豈能當豐蔀之遮蒙矧百里千里之間地遠情懸如何能坐照而得故必廣求賢哲自擴聰明

居高當權往往有一言而貽生民之病一事而流國家之禍故君子作事謀始出言稽弊然非自己能明於大體識時見遠卽其所謀者未必非敗之媒

所稽者未必非弊之因故君子又必集思廣益好問好察而不敢自用其聰明

卿大夫矜已之長而忌人過於防閑而不信人雖曰予智適以自形其小耳雖曰防欺適以自招其欺耳苟我能用人則人長卽我長苟自己見理之明人自不敢欺亦誰能欺我何事專已疑人自封耳

曰
擇幕賓最是要緊須得明大體而心誠直者爲貴蓋幕客是吾之替身故曰主文主文好則官府少不好之事卽官府容有不到處主文且盡心盡力彌

縫補救使不至於決裂敗壞倘得不知大體之人則直是以主文而代令史之職豈能助成豐功偉績得不誠直之人則逢迎阿諛直以替身而作欺蔽之身如何能勸德規失故仕途上一箇好主文最是要緊切不可見小惜費苟且備員

信得其人真時卽當用之無疑疑則卽不須用過防徒滋隔閡沮敗正事

宦途不愁無人逢迎奉承止愁無人諫過規失故大禹以聖人居天子之位尚且聞善則拜建耜設鐸誠知崇高富貴之前惟忠言讜論爲難得也況位

非天子德非聖人何可耻於受諫自貽敗缺

爲長吏不能不任耳目然任之不當則雖有公心却恐爲耳目之不公者敗之且卽所任者果能無私而苟非真知大體亦必遺悞且多故當官固以擇幕賓爲要尤以擇耳目爲要也然却要知幕賓難擇而尚易耳目則擇之更難於幕賓蓋以幕賓皆明習事體之人只辨其心之誠不誠識之高與下而耳目則多屬下役小慧見愛官長而信任之也故旣須辨其心之誠僞又必辨其識之明暗然下役小慧如何解得大體故任耳目而不得其當者

十常七八總不如自己講明道理持公秉正好惡
素服人心是非叅之公論卽耳目或不能廢而權
衡予奪仍自在我初不依其偏詞隻語以定賞罰
則庶幾十不失八矣若單任耳目必至誤却事宜
惟人至靈惟公門供役之人尤至靈蓋其專一窺官
府意旨以爲趨避官長未言之隱尚能揣度而知
何況使出一人有不知覺者乎知則必至走漏風
聞與外人合手而生弊甚至耳目不忠亦且合手
役廝與外人以欺蔽官府故耳目不易任任耳目
亦不容易言

凡一切看詳要緊結穴處與判斷訟訴須自己經手
爲貴卽不能一一皆親亦須大目斟酌一番不惟
防欺亦且自己習成勤敏積久練達其益無窮
敏則有功緩則多失居高乘位凡事非關於國計則
關於民生須明而兼之以敏乃可世儘有明知其
當然而以因循頽唐貽累自己功名貽誤國計民
生者故明必濟之以敏則庶幾無畱滯廢缺之弊
官方有大體有細節大體能知而細節不周尚可獨
不可昧大體而徒尚細節蓋細節不周苟得大體
不差尚不失爲知要若不知大體而徒詳其瑣節

則沽小名飾小譽必且流於矯偽纖嗇矣
無形上官之短無忌同官之長無惡下僚之直無容
吏胥之奸無隱僕隸之惡
事上欲其婉而正婉者不害於義的事不妨委曲從
之以盡事上之禮正者若事有關於國計民生却
須據理諫諍否則亦須隱言默諷使其自止若一
概婉順全無救正而惟以國家事作事上人情不
惟徇私背公於理不可亦恐相隨而非自蹈罪戾
並陷所事之人致令人已兩失

待下僚須如子弟賢明可培植者則極力培植使之

大成中材尚可激勵有爲者則極力激發指教使
之成立至於不肖亦須預加禁戒三令五申使之
改過自新未可遽加棄置益人雖至愚上官教戒
懇切亦當十變其五如此不悛然後以朝廷正法
行之卽受罰者亦心死無怨若無預教之法並少
三令五申之飭一聞不善卽加斥罷則是不教而
殺心雖無私亦非古聖人移庠移序移郊移遂之
仁術必若教之不改則殺一人而懲衆人亦正不
可隱忍姑息類婦人之仁
視下僚之賢否爲看待之厚薄則賢者益勸而不賢

知愧是卽不言之教不怒之威
下僚一時有忤意者當問其心之爲公爲私若是出
於爲公正是益友當喜而勿怒
凡待一切在下之人宜嚴而恕嚴非作威作福之謂
所謂賞罰必信命令必果也恕非聽其徇私任其
作慝之謂謂體其隱衷之憂苦憐其才力之不足
諒其本心之無他也如此則在下之人不敢不服
其威而不敢或玩其法不能不感其恩而必不至
於怨上之刻

待左右役使之入其身家苦樂之故不可不大加體

恤若壞法干紀則斷不可恕

僕從不須太多不惟多一人要爲之辦一人之費亦
恐多一人則滋一人之弊防閑最難官場亦有敗
缺非同凡庶之家小小利害故僕從欲其詳擇而
慎用

朝廷官錢須嚴立規程自己不可妄用絲忽蓋權在
其手易於那移初間不覺到後積累日多每難結
局仕途以此致困者往往而然何可不慎
官場中自己衣服飲食一錢不可妄用至如大體所
關斷不可失於刻薄或且至於顧小而失大惜少

而費多

居官儉樸最是要緊事蓋一能儉樸則可以成廉可
以就公且可以成就其正直之德光明之業

人命關天關地故疑獄須慎未可輕入人死致累陰
隲至於故入尤關子孫何可不慎

鬼神最忌者殘民害物之人天地所佑者仁民育物
之人故仁恕為居官之本

仕路窄狹天道好還當官處事須令有忠厚寬然之
意非是以朝廷家公法作私人情苟使事無大害

於法紀殺一人不如生一人重一分不如輕一分
於心亦安於天亦順昔之聖人著為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蓋君子寧仁而過無義而過仁過
不失為仁人義過則流於殘人仁人育萬物而有

餘殘人長子孫而不足故君子惟體仁以長人弗
殘忍以害物所以奉若天道而長養子孫也况世

間過厚之德傷心之怨往往相值報復每在當身
又何可不仁厚立心寬弘處世

一人在官舉家失業至大獄所連或至數家或數十
家數家則失業者數十人數十家則失業者且百

十人中間衙門賄賂之費寓所飲食之費往來奔

走之費當且無窮而其父母妻子憂惶愁怨之况
又何可勝言故無論徇私誣陷關係冥報卽決斷
不速淹滯時日亦暗折本身之福
于公漢之小吏而自以斷獄平允信其後嗣必昌令
之大其門閭可容高車駟馬其後子孫繁盛果如
所擬東海之于至今代興不替古人自信天道之
不誣如此爲民父母斷獄者亦可以知天道可以
知所尚矣

昔東海孝婦之寃未伸以致大旱三年而古之禳旱
者亦必先令清雪寃滯蓋天心仁愛萬民至於善
人抱寃則尤所忿結故牧民者直能清明斷決無
罔善良豈不仁感上蒼福報弘深

宋之曹翰曹彬同祖兄弟也翰死未幾而子孫至有
乞食者彬之子孫則累世貴盛與宋爲終始仁暴
之異報如此天道亦分明矣哉
仕途星相術數之人未可輕近至於勲臣御戎之家
尤宜遠嫌

做一場官須有大德大功畱在地方人心傳之家國
青史乃身名俱榮人神共快不然一過人忘無異
行客之過舍者遺臭不泯且爲後世之指摘大

丈夫當流芳百代胡甘自棄

凡人之善惡其及人也有限故天之報也亦有限若居高乘位其權之所及者遠且寬故天之報其善也百倍於凡民報其惡也亦有倍於凡民

自古名臣循吏之家其福祿長世必有與國家相終始的數家由其開基之人真忠實德深得天心故天亦遂報之以綿遠久長之福

蒞仕後一部通鑑宜常閱卽一部感應篇註解亦宜時一入目蓋感應篇雖不如通鑑之勸戒兼乎天人可以訓世無弊而其隱助中下人爲善去惡之

念趨福避禍之意者亦實不淺蓋最上一等忠君愛民自盡其心之當然無所爲而自爲其餘但能知得天道福善禍淫人心報德讐怨有不爽之理亦自不至肆行無忌致忿人神是亦中下人一貼起死回生丹也

夫以天下之大而民物之衆也其理一而已矣
 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理之常也
 然則天子之於天下猶天之有日月也
 日月之照天下猶天子之照天下也
 故曰天子者天下之望也
 故曰天子者天下之歸也
 故曰天子者天下之宗也
 故曰天子者天下之師也
 故曰天子者天下之親也
 故曰天子者天下之祖也
 故曰天子者天下之考也
 故曰天子者天下之宗也
 故曰天子者天下之師也
 故曰天子者天下之親也
 故曰天子者天下之祖也
 故曰天子者天下之考也

